

周润发 传奇

麦 客 编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周润发传奇

作 者：麦 客 编著

责任编辑：郭俊峰

责任校对：东 文

装帧设计：许 刚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印 刷：长春科技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96 千字

印 张：13

插 页：4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0 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289-5/1·1244

定 价：26.80 元

引言

黑色。

极深度的漆黑。银幕上什么都没有。观众什么也看不见。

但我们能感觉得到一种生命的张力。

有雄浑的男声旁白。这声音似乎在自言自语又好像娓娓道来；这声音使我们很容易想到“历史沧桑”四个字，沉着、厚重，并不暗哑，而且富有魅力……

“英雄莫问出处”这句俗话，绝对不宜用在本书的主人公——香港影星周润发身上。

周润发是真正的香港战后培育的第一代影视演员，经过多年苦难与磨砺，才渐进迈步到如今这个成功的阶段。他的成功之路，没有巧取豪夺，而惟有艰辛跋涉与耕耘，每一步，依靠的都是领悟与耐力，恰恰是这份领悟与几多耐力，不是很多演员能做到的。

他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他脸上写满荣誉的微笑。他的身影后，却铺着一条崎岖又泥泞的道路，脚印模糊不清。这番景致或许不算美丽，对于周润发的亮相而言，却相当和谐。以此为背景。周润发的一切的一切便容易理解了。

周润发从不讳言自己的贫寒出身，他进入“无线电视翡翠台艺员训练班”前，曾当过工人、售货员、酒店侍者。初入电影圈曾拍过《池女》、《捞家邪牌姑爷仔》、《O女》等几部近乎色情的影片。然而，正是周润发这种出身卑微的经历，才使他学会跟香港

观众沟通得如鱼得水。今天回头看周润发初出艺道时的表现，便唤起不少香港人的遥远记忆。

周润发的个人历史，也是无线电视翡翠台、香港电影界甚至是香港历史的缩影和写照。

记得 70 年代初，无线电视台在一片外国配音片大潮中，奋力培养自己的电视生力军。第一届艺员训练班结业，无线电视台还特地替个别艺员拍了宣传广告片。当时，长发、纤瘦、面白的周润发，摺起牛仔褲管站在小溪旁，大明星肖亮向观众介绍说：

周润发可能是明日之星。

许多围在黑白电视前的观众没有鼓掌，他们平静得没有去猜测这句预言的可信性。或许肖亮也只是无从把握地念这句广告词。

而周润发是否相信了这样的预言，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站在小溪旁的周润发，内心并不平静，奔腾着青春蓬勃的热流。

目录

引 言	(1)
1. 探究的凝视	(1)
2. 童年在南丫岛	(5)
3. 男儿有泪	(29)
4. 长大了	(49)
5. 长篇剧王·票房毒药	(72)
6. 英雄本色	(85)
7. 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	(103)
8. 明星制·追星族.....	(123)
9. 自杀是多么吸引人.....	(148)
10. 余安安的到来与去.....	(162)
11. 莲妹.....	(193)
12. 《赌神》掀起狂潮	(208)
13. 平平淡淡才是真.....	(223)
14. 重出江湖.....	(277)
15. 《赌神2》再起风云	(294)
16. 第三次危机.....	(306)
17. “最好的演员应该是零”	(321)
18. 告别，或者启程.....	(333)
19. 远征好莱坞.....	(351)
后记.....	(390)

附录 (1) 周润发小档案	(395)
附录 (2) 周润发电影作品年表	(396)
附录 (3) 周润发获奖年表	(399)
附录 (4)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与报刊	(400)

1. 探究的凝视

一片灿烂的曙光占据整个银幕。

温暖的色调中，慢慢融进一张照片。镜头就在这张照片上定格，并由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烘托出来。定格的照片依然呈现暖色调，照片便有了几分陈旧的感觉，可从照片拍摄的影像上看，照片又像是刚拍出来的。

周润发的形象就这样引出来。照片上的这个形象虽然不陌生，但我们却从未看见过——从银幕上、从报纸娱乐版或电影杂志上：周润发昂着头，看远方。仰拍。头顶上的天与云很虚，随意放在胸前的双手也不实。短袖棉质T恤衫外，两条牛仔裤背带扣着，精神饱满。这个形象被拍摄下来了，可以预见它某方面的重要性，但它被一度遗忘了，被一度忽略了。即使被有所遗忘和忽略，照片本身的确存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形象，我们能预见这个形象在主人公一生中的重要性。

以致于镜头开始推向照片上这个形象双眼的特写：浓眉下微微眯着，注视远方，犹如一位在行的画家，正捕捉着眼前景物的缤纷色彩。眼神里，复合着宁静与从容。

震耳欲聋。轰隆隆的巨大声响。巨大的波音宽体客机，从我们头顶一晃而过。

紧接着的俯瞰镜头下，各种颜色的小轿车，如甲壳虫移动在高速公路上。

烟囱般的高楼和火柴盒大小的别墅，散布在绿色草坪和葱

郁的树中，好似孩子们稚嫩之手撒落的积木。

在晴朗的日子里，好莱坞城的山头上那一行巨大的字母“HOLLYWOOD”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毫无疑问，在那些做着电影明星梦的青年男女们眼里，这就是他们心中的圣城，这闪光的字母就是成功和希望的召唤。从美国各地不断有许多满脑袋盛着幻想的明星迷向好莱坞奔来，尚不到进城，远远地，便能看到山头上那一行充满诱惑力的字母。

然而，真正能如愿以偿成为明星的，终究只是沧海一粟，纵有青春美貌和远大的心志，成功的大门却常常紧闭不开，大多数人在这里只能留下失望地叹息。

也有人浑泪如雨。

可好莱坞也不相信眼泪。

那些尝够了碰壁的辛酸滋味的人们，怅然返身离开好莱坞时，大概也要忍不住回头一瞥的，那时，山头上那一行字母依然闪闪发光地映入他们的眼帘。

尽管那些失败者们目光里流露着沮丧，好莱坞的吸引力却丝毫没有消失，通向好莱坞城的高速公路永远繁忙，形形色色的轿车，载着形形色色的人，从四面八方奔向好莱坞。

然而在美国电影刚诞生时，好莱坞还只是洛杉矶郊外的一块无名的荒地。从1903年开始，在技术上处于原始状态的美国电影重心移向西海岸，以追求更充分的日照和伟奇壮丽的山川景色。一般认为，1913年，好莱坞作为美国电影城诞生，因为在那一年，派拉蒙影片公司建成了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摄影棚。从那以后，好莱坞繁荣发达了八十多年，并成为世界影人为之心动的地方。

从 20 年代开始，好莱坞进入它的全盛时代。它把技术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它不是努力去捕捉真实的感觉、组织和节奏，而代之以制造一种摹本，一种独立的存在，依据身入、认同的美学定律创造一种完美的幻觉，使人生成为视觉的、公开和戏剧性的。好莱坞名导演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给电影下的定义——“电影是把平淡无奇的片段切去后的人生”——成为它信奉不渝的原则。因此，好莱坞力求发展技术，使之日益复杂精巧，以便造成深度和空间的感觉，使观众以最大限度的可能去以假充真，从而在电影院里产生如入梦境的感觉。它获得了“梦幻工厂”的外号。

作为好莱坞美学支柱的便是鼓吹电影的“梦幻”形式的所谓“艺术象征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梦幻是电影所独有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代表人物美国的苏珊·朗格曾宣称，“电影按其实行的方式是与梦相符合的，它创造想象中的现在，创造直接感觉到的幻象序列，这也正是梦幻的方法。”但人生不是梦。

是刚才那双定格的眼睛注视下的好莱坞。

他走进画面。

周润发很爽朗地笑着。

仿佛他在内心里冲着好莱坞大声吼道：好莱坞，我来了？

……电影？角色？

……还是电影？还是角色？

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似乎要退出影坛，也能适应了？二度婚姻给了他许多温暖、和谐与满足，给了他从未有过的精神平衡及幸福感。周润发曾在电视上谈到他的生活方式：“不拍戏的时候，我早上起来，吃过早餐，做做运动，然后到菜场买菜，回来煮饭，饭后小睡片刻，下午淋淋花，又再到街市，回

家弄晚饭，晚上看看电视，上床就寝。如果人们说这种生活方式太沉闷，那我就没法了，我自己就很喜欢。”有人问：“你現在这样，你太太、母亲最安乐了？”他说：“是，人就是追求平淡些，不过我太太照顾我很辛苦的。”

没想到，真又面对电影时，仍旧按捺不住激动。

尽管好莱坞之行是他早几年便已筹措的计划，可置身于好莱坞，他才感到某种无形的沉重。是呀，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夜已深。房内已听不见任何邻家有车进出，远处高速公路的车流听去也不那么湍急了。都说是不夜的好莱坞毕竟沉入了黑夜。

他却睡意全无。沙发前的玻璃茶几上，散放着报纸，上面登有有关他的文章、照片，对他的介绍、评论。那些用英文、中文、还有其他什么文字构成的文章——多数的文章，在讲述他的出生、成长、成就的时候，都带有一种讲述传奇的语调。

对于香港影坛来说，周润发的经历，从头至尾、根梢末节，确实都属于一个传奇。

对于好莱坞来说，周润发有些“似曾相识”的新鲜。

2. 童年在南丫岛

蓝。那种蓝色比天穹还要深邃邈远，蓝色被掩在一层夜幕后面，笼罩在天际的深处。天空就是这种光的亮度持续的闪耀，天空就是从蓝色中横向穿射出来的一条纯粹的光带，一种超出色彩之外的冷冷的溶化状态。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沉潜于无声与静止之中。空气是蓝的，可以掬于手指间。夜照耀着一切，照亮了大河两岸的原野一直到一望无际的尽头。每一夜都是独特的，每一夜都可以叫作夜的延绵的时间。夜的声音就是乡野犬吠发出的声音。犬向着不可知的神秘长吠。它们从一个个村庄此呼彼应，这样的呼应一直持续到夜的空间与时间从整体上消失。

黄昏在一年之中都是在同一时刻降临。黄昏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几乎是不容情的。在雨季，几个星期看不到蓝天，天空浓雾弥漫，甚至月光也难以透过。相反，在旱季，天空裸露在外，一览无遗，真是十分露骨。就是没有月光的夜晚，天空也是明亮的。

一个孩子从一扇半掩的柴门中钻出来，一钻出柴门，他立刻化成一个幽灵般的灰影子，轻轻地漂浮起来，他沿着村后的海堤缓缓地漂动着，海堤下的芦苇草和蕃荔枝树叶喘息般的响着。他走得很慢，在树叶破裂的细微响声中，一跳一跳地上了

海堤。在海堤上，他蹲下来，笼罩着他的阴影比他的形体大得多。他是个黑黑瘦瘦，嘴巴较大，鼻梁短促，目光弹性丰富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生病的男孩子。

他攀树的技能高超。

他感到自己的心像只水耗子一样在身体内哧溜哧溜地跑着，有时在喉咙里，有时在肚子里，有时又跑到四肢上去，体内仿佛有四通八达的鼠洞，像耗子一样的心脏，可以随便又轻松地滑动。

村庄里向外膨胀着非烟非雾的气体，气体一直上升，把所有的房屋罩进下边，村中央那棵高大的蕃荔枝树把顶梢插进迷蒙的气体里，挺拔的树干如同伞柄，气体如伞如笠，其他的树木则瑟缩着。最神气的还是几棵木棉树，大朵大朵的木棉花开得满树都是，风很大地一吹，就像生了火一样，一跳一跳，隔一会儿“叭”地掉下一朵。有一棵木棉，骄傲地往天里钻，离地约二十米高的枝丫间，有一团乱糟糟的柴棍，柴棍间的鸟窝里居住着斑鸠——一种大胸脯的斑鸠，它们每天都争吵不休，如果月光明亮，它们会跟着月光噪叫。

他的身边有了几个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小伙伴。

他穿着一件肥大的汗衫，短裤，赤脚趿着一双烂拖鞋。他站在那棵有鸟窝的木棉树下，身边是围着他的小伙伴。当中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漆黑的眼睛像两粒黑棋子。

小女孩对他说：“细狗，你能爬上这棵树吗？”

他怔怔地看着女孩，嘴巴咧了咧。

“你爬不上去，我敢说你爬不上去！”

他用牙齿咬住了薄嘴唇。

“你能上树去看看那窝里有鸟蛋吗？如果有，我们拿回去，

把它们孵出来，我们俩一块玩。”

他用力摇摇头。

“爬呀！上去吧！”另几个男孩也忍不住七嘴八舌，鼓动着。

“我知道你上不去！你真是一条细狗！”

女孩愤愤地说：“往后我不跟你玩了。”

他用黑眼睛很亮地看着女孩，嘴咧着，像是要哭的样子。他攀树的技能高超。他爬过那么多树。要不是这次的这棵树那么高，他早就猴一般地溜上去了呢。他有些胆怯，他捏紧的拳头却表明他又很不服输。

他是有名的“英雄”。

他怎能在小伙伴面前丢脸。

他把脚放在地上搓着，终于干巴巴地说：“我能上去。”

“你真能？”女孩惊喜地问。

他使劲点点头。他说：“你们给我望着人，我家里的人不准我上树。”

女孩忠实地点点头。

另几个男孩也跟着点了点头，眼睛奇异地发亮。

他双脚抱住树干。他的脚上生着一层很厚的胼胝，在银灰色的树干上把得牢牢的，一点都不打滑。他爬起树来像一只猫，动作敏捷自如，带着一种天生的素质。女孩仰着脸，看着木棉树慢慢地倾斜，慢慢地对着自己倒过来。恍惚中，她又看到赤脚的细狗把粗大的木棉树干坠得像弓一样弯曲着，木棉树好像随时都会把他弹射出去。

女孩在树下阵阵发颤。

几个男孩在树下使着劲，好像自己也正在树上。

女孩后来看到木棉树又倏忽挺直。

木棉树枝聚拢上指，瑟瑟地弹拨着浅蓝色的空气。随着枝

条的摆动。树叶在窸窣作响。

“你快下来，细狗，树要倒了！”女孩对着树上的男孩喊起来。

男孩已经爬到稀疏的木棉树顶，树枝间有斑鸠穿梭飞行，像一群硕大的蜜蜂。

“树要断啦！”女孩的喊声像火苗子一样烧着他的屁股，他更快地往上爬。斑鸠翅膀扇起的腥风直吹到他的脖颈子里，使他感到脊梁沟里一阵阵发凉。女孩的喊叫提醒了他，他也觉得树干纤细柔弱，弯曲得非常厉害，冰块一样的天空在倾斜着旋转。他的腿上有一块肌肉突突地跳起来，他低头看着这块跳动的肌肉，看得清清楚楚。就在这时候，他又听到了女孩的叫声。

女孩说：“细狗，你下来吧，树要断了！”

他一抬头，他一伸手，轻易地就伸进了鸟窝里，窝里柔柔的羽毛还散发着斑鸠身上的温暖。他用手指来回地探寻了几下，搜索了一番。嗨，果然有六七只斑鸠蛋。他心底立即泛起一种幸福感。白白的鸟蛋，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他本想把它们全部装进短裤的兜里，他犹豫了一瞬，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就从裤兜里拿出两个，重放进空空荡荡的鸟窝里。五只小蛋，把他的裤兜弄得鼓鼓胀胀地，胀得他这时候做出战胜者的姿态。

他打了一个愣怔，把身体紧贴在树干上，低眼往下看。他猛然一阵头晕眼花，他惊异地发现自己爬得这样高。木棉树把全村的树都给盖住了。犹如鹤立鸡群。所有的房屋都在他的屁股底下。他想，这时如果有太阳，太阳一定不会很大，像一个大鸭蛋。他看到远远近近的屋顶上，落满斑斑点点的青苔和斑斑点点的雀屎。

他还看见了更远处的海。海面像镜面般平静，不规则地绕着南丫岛。

他又听见小伙伴在下边喊他。

他战战兢兢地抱紧树干往下梭。他往下梭的速度更比他往上爬的速度快了许多。有突突的衣物与树皮摩擦的声音，让人听到树干的节疤。染着夜色的黑鸟圈着他飞动，噪叫。有几根细弱的树杈随着他身体的往下梭，发出很脆的响声，断裂的响声。断裂的树杈轻盈地飞起来，伴着他向下。

他终于像一块石头一样坚硬地立在地上，身上有个别部位略感酸麻，其他一切都很好。去摸裤兜里的鸟蛋，这才摸到鸟蛋早已挤碎，蛋清浸湿了短裤一片，他的手像抓过一把蜂蜜，粘粘糊糊的。他还没来得及为此伤心，奇怪，那几个小男孩什么时候没了踪影抑或躲藏在哪个角落，而他面前的小女孩，也不作声，欢欣或者惋惜，表情有些木然，看那双黑眼睛，就知道是受了惊吓，确切地说，是正受到某种威胁，她吃惊地站在他面前。

他正要寻问，自己的左耳已被一只火辣辣的大手死死地拧住，疼痛迅速钻进耳心。他本能地弯着腰，侧着头盯着看，见母亲正气汹汹地使劲：“小坏种，你能上了天？”

细狗的嘴巴歪拧着，哭叫起来。

小女孩双眼流出泪水，低泣起来。

如果要从5岁的细狗的举止言行中看出细狗的性格，这恐怕不容易。但有一点是可以看出来的。细狗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

这是南丫岛的童年。周润发的童年往事，都发生在南丫岛上。他1955年5月18日就降生在这个岛上——南丫岛的横坑村3号。尽管已是周家的第三个孩子，可鲜活生命的来临，仍然给一家人增添幸福的欣慰。父亲周容允和母亲陈莱芳给他取

了个名字：周润发，还取了乳名：细狗。

南丫岛在香港的西南面，在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地图上，并不能找到它。它的“空白”，正提供给了我们虚构的可能，换句话说，它的“空白”并不妨碍我们合理的想象。

但周润发的祖辈没有一开始就把脚落在香港。他的先辈们是于1889年从广东惠州迁徙而来。

看看那些旧照片就很有趣了。在很旧的照片上，在很久之前拍的照片上，父母都正当年，只是祖父祖母有些白发年老了。大家只是看照片，互相看来看去。记得有一张祖母的照片，独自一人，穿着很好看的暗红色旗袍，头发梳得好看，不带一点波折，很好的形象。据说本地的人年迈变老了，再穷也得花钱去照相，一生只照这一次。那种照片放得很大，大小是同一格式，镶在漆过的镜框内，挂在先祖祭台之旁。倒是照这种照片的人照出来的相片，几乎一样，惊人地相似。不仅因为年老而彼此相像，而是因为人像都被修饰描绘过，颜面上的特征，永远都是这样，经过修饰被抹去看不见了。人的面目经过这样一番修饰，才能正面迎对永恒，人的面貌经过橡皮与炭精的涂改，一律变得年轻了，皮肤光滑，嘴唇抹过唇膏似的整洁。人们所期求的原也是这样。这种相像——这样的谨慎——对他们在家族中走过来的经历的回忆，想必相互适应，既证实了他（她）所具有的特质，也成了他（她）确实存在的明证。他们愈是彼此相像，他们归属于家族各不同辈份这一点也愈加不容置疑。

祖母穿着红旗袍的照片上显现出来的就是这种神情，也就是他们那种神态，那样一种风姿。有人也许说是高贵，有人大概认为是个性全无。

周润发他们小时候拍的照片，就大不相同了。母亲专门请人给她的孩子们照相，她让人拍照片多半是让孩子们合拍，这

样花钱可以省一些。有些照片不是照像师拍下来的，而是摄影爱好者拍的，是母亲的朋友，初到殖民地的同事，他们喜欢拍热带风景，拍可可树和苦力的照片，为了寄回老家去让家人看。母亲让人给他们拍照，目的也是为了看看孩子们，看看是不是成长正常。房屋，栖身之地，刷着白石灰的墙，英国征服殖民地后修建的两旁种有罗望子树的笔直大马路，浅水湾的海面和停泊的船，发红光的灯泡还有绿铁皮灯罩，都被留在了照片上，留在了记忆中，她同所有的母亲一样，他们也像别的孩子那样，总是长时间去看那些照片。她还拿几张照片互相比较，还讲讲每个孩子如何在成长、长大。

这些照片每一次看过，就都要整理好存放在衣橱里和衣物放在一起。

只有房屋和房屋内简陋的陈设，无声地摆在那儿。

周容允是海员，常年过着漂泊的生活。每年只回家一次。

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陈莱芳的肩上。由于家境清贫，周润发的童年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好在母亲勤俭能干，种菜养鸡，卖食品杂货，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细狗大部分时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帮妈妈养鸡、种田（其实是拔草）、切菜喂猪，有时还用小竹筐盛着茶果、凉粉、木瓜等上街去卖。他是岛上有名的调皮鬼，不是上树摘果子，就是下海捞鱼虾。他的零用钱也全靠捉斑鸠、田鸡去换钱，卖不掉就拿回家改善伙食。

和岛上的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嬉水、钓鱼、到田偷吃东西，是最使他开心的。周润发回忆当年：“那时生活很艰苦，一块咸萝卜，几块猪油渣，就可以吃一碗饭。但穷得很开心。”

陈莱芳常到别人家里去当帮工，为了便于照顾年幼的细狗，每逢妈妈换东家，细狗便要转往雇主家附近的学校读一段时间